

山西大同大学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约翰·克利斯朵夫精神命题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回响

马桂君 著



吉林出版集团 吉林出版 吉林出版

约翰·克利斯朵夫 精神命题在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回响

马桂君 ◎ 著

◎ 吉林大学 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约翰·克利斯朵夫精神命题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回响 / 马桂君著. — 长春 :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5.11
ISBN 978-7-5677-5337-2

I. ①约… II. ①马…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文学研究②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317132号

书 名: 约翰·克利斯朵夫精神命题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回响
作 者: 马桂君 著

责任编辑: 赵国复 责任校对: 赵国复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开本: 787×1092毫米 1/16

印张: 12.5 字数: 185千字

ISBN 978-7-5677-5337-2

封面设计: 徐占博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2016年3月 第1版

2016年3月 第1次印刷

定价: 42.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 长春市明德路501号 邮编: 130021

发行部电话: 0431-89580026/28/29

网址: <http://www.jlup.com.cn>

E-mail: jlup@mail.jlu.edu.cn

目 录

引 论	(1)
第一节 《约翰·克利斯朵夫》在世界的反响	(3)
第二节 《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精神内涵	(7)
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精神发展脉络	(7)
克利斯朵夫精神命题的内涵	(10)
第三节 相关研究情况综述及本书的基本内容	(13)
相关研究情况	(13)
本书的基本内容	(19)
第一章 《约翰·克利斯朵夫》到来之前中国的思想文化现实	(22)
第一节 《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接受土壤	(22)
读者期待视野中的英雄主义	(23)
思想艺术上个人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先声	(24)
传媒对《约翰·克利斯朵夫》到来的推动	(26)
第二节 鲁迅和郭沫若创作中蕴含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精神特质	(29)
鲁迅——由个人英雄生发出复杂的精神结构	(29)
郭沫若——“咆哮少年”的浪漫主义英雄自我	(35)
第三节 走向沉沦与走向欢乐	
——郁达夫与徐志摩创作的不同精神取向	(40)
郁达夫——走向《沉沦》	(40)
徐志摩——欢乐与激情的极限	(44)

第四节	《倪焕之》《虹》：个体拯救的两种预设	(49)
个体拯救的家国预设	(49)	
个体拯救的自我预设	(52)	
第二章	理论界对《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不同阐释	(55)
第一节	“为人生”的社会功利性阐释	(56)
文艺思潮的风向标：茅盾眼中的《约翰·克利斯朵夫》		
——从“新浪漫主义”到“新理想主义”	(57)	
现实主义创作的理论支持：《约翰·克利斯朵夫》与胡风的		
主观战斗精神	(60)	
第二节	“个人主义”的英雄	
——对《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左翼阐释过程	(63)	
第三节	找到心灵的力量	
——以傅雷、王元化等人为代表的个人化阅读体验	(67)	
傅雷的阅读体验	(68)	
舒芜对个人主义的界定	(71)	
王元化看到的“心的光明”	(73)	
精神底自由——梁宗岱生命和诗学的双重理想	(75)	
何其芳的困惑	(78)	
第三章	约翰·克利斯朵夫精神命题在现代文学创作中的回响	(81)
第一节	巴金笔下的革命者	
——殉道的约翰·克利斯朵夫	(82)	
理想激情和战斗意识	(82)	
理想激情走向成熟——精神信仰	(85)	
回归现实生活的理想者	(87)	
第二节	《财主底儿女们》：蒋纯祖	
——未完成的约翰·克利斯朵夫	(90)	
生命元力与精神饥渴——“动”与“变”	(90)	
寻找自我的艰难路程	(93)	

未完成的意义	(96)
第三节 《无名书》：印蒂	
——理想化的约翰·克利斯朵夫	(98)
个体生命的困境	(99)
寻找本体——实践个体最高的精神理想	(101)
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104)
第四节 冯至：《伍子胥》	
——诗化的约翰·克利斯朵夫	(107)
浪漫色彩与现实抉择	(107)
诗化背景下的英雄历程	(108)
第五节 诗歌创作中的克利斯朵夫精神和意象	(111)
丰富的自我与丰富的痛苦	(112)
战斗的人生和战斗的诗歌	(116)
第四章 十七年文学中对约翰·克利斯朵夫命题的曲折表达	(120)
第一节 英雄成长的《青春之歌》	(121)
情感的历险化身为革命的历程	(121)
破碎的个人声音	(123)
女性英雄的成长寓言	(126)
第二节 《三家巷》寻找个人英雄的历史合理性	(128)
家族命运与国家命运相连	(129)
爱情故事与革命主题相连	(130)
成长故事与革命叙事相连	(133)
第五章 新时期文学创作与约翰·克利斯朵夫命题	(136)
第一节 英雄的唯物主义启示录	(136)
第二节 《人生》《平凡的世界》	
——走出老土地	(140)
《人生》——“变”与“动”的悲情交响	(140)
《平凡的世界》——中国式成长的书写	(141)

第三节 “奔跑”的“怪人”	
——沉默的约翰·克利斯朵夫·····	(145)
永远向上的家族·····	(145)
不能停止的奔跑·····	(148)
多重维度共筑的英雄家族·····	(149)
第四节 用模仿向《约翰·克利斯朵夫》致敬·····	(152)
《流水三十章》——幽微的心灵世界·····	(152)
《启蒙时代》——理性精神的生长轨迹·····	(157)
第六章 关于约翰·克利斯朵夫命题的叙述：文体、结构和语言等·····	(160)
第一节 语言形式的转向·····	(160)
狂欢与失语·····	(161)
叙述的粘滞和碎片化·····	(163)
第二节 结构的隐含表征·····	(165)
结构上的断裂·····	(166)
整体上的隐喻机制·····	(168)
第三节 文体的变迁·····	(170)
结语 主体性的位移：集体话语与个人话语的转换·····	(175)
主要参考文献书目·····	(179)

引 论

《约翰·克利斯朵夫》孕育在一个黯淡的时代：尼采的深刻尚未被世人所识，雨果的光彩已经散去，福楼拜、莫泊桑的典雅亦被湮没；左拉、巴比塞等人的创作中又都弥散着自然主义的无力感。神已经死去，刚刚独立起来的个人尚未找到有力的自我支撑。当时欧洲哲学思想的主流是认可“心与物并非独立存在于实在的领域”^①的生命哲学。柏格森通过对生命哲学的深入思考，提出“生命冲动”说——将二元论的哲学本体论进行调和，着重强调直觉等非理性因素在认识中的意义。人类的非理性因素的加入使得生命哲学具有了强烈的人本主义色彩，一反传统的思辨理论而被社会广泛接受。年轻的罗曼·罗兰能在文明没落的纷繁中，看到艺术和信仰在本质上与生命意识的相通，创造性地把理性和战斗意识融入到生命哲学中，对柏格森“生命之流”的盲目性和非理性进行了反拨。生命哲学非理性的极端倾向经过了向上意识的调控，便脱离了原来的悲观主义窠臼，而被打上了理想主义崇高的印记。

罗曼·罗兰将自己的哲学思想融入到代表作《约翰·克利斯朵夫》中，创造了一个身体、意志都强悍的艺术家形象。约翰·克利斯朵夫真诚地追求健全的艺术，有着为理想不懈创造的英雄气概。他与时代环境斗争，同时也不断与自我斗争，通过痛苦的磨砺逐渐完善成熟。《约翰·克利斯朵夫》表现的不仅是一个人的命运，也是千千万万个动荡心灵的历险故事，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时

^① 柯一岑，伯格森精神能力说，载《中外文学关系史资料汇编》（贾植芳、陈思和主编）（上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10:132.

代精神的象征。约翰·克利斯朵夫不仅是法兰西知识分子精神追求的象征，在世界其他国家的转型期或者上升期，这类人物与其蕴含的精神命题都会出现。罗曼·罗兰与关注精神理想的世界各国作家一起，对人类共同的精神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分别结合自身所在的时代和社会语境，加上个人化的创作，使这类命题不断地旅行、再生，大大丰富了世界各国人们的精神世界。

约翰·克利斯朵夫式的精神命题，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中同样也有表现。鲁迅将尼采的超人哲学与自己的启蒙理性和社会责任感相联，高扬起自我独立进取的浪漫主义诗学大旗。在《约翰·克利斯朵夫》译介到中国之前，鲁迅笔下的过客和狂人已经开启了约翰·克利斯朵夫式的精神探索。同时，创造社成员直露地表现内心矛盾和反抗现实的作品，也具有约翰·克利斯朵夫式精神命题内涵，遗憾的是这些作品大多流于病态和颓废，最终消解了这一命题。蒋光慈曾经自信地宣布革命是最伟大的罗曼蒂克，因为它给予了个体精神需求最美好的承诺；不过，他和其他太阳社作家的作品大多因其概念化、格式化的弊端，而未能把约翰·克利斯朵夫式的精神命题引向深入。茅盾的《虹》、巴金的《灭亡》等作品中的革命者身上都有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精神表征，印蒂（《无名书》）和蒋纯祖（《财主底儿女们》）是革命者中的异类，可以作为约翰·克利斯朵夫精神谱系的中国代表，他们所具有的怀疑和反叛精神，显示了主体探索实践的现实力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集体话语淹没了个人的精神要求。“十七年文学”中尽管有很多关于理想主义英雄的书写，但因形象虚假而丧失了主体性，实际上形成了对约翰·克利斯朵夫式理想主义的一种反向表达。这其中的两个文本——《青春之歌》和《三家巷》，对约翰·克利斯朵夫精神命题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探索。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末以来的文学面临着消费文化的考验，在一地鸡毛的碎片中，理想和崇高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式的精神命题难以栖身。面对纷繁复杂的现实乱象，《启蒙时代》《远河远山》《流水三十章》《你在高原》等文本给出了克利斯朵夫式的回答。

约翰·克利斯朵夫式的精神命题在近百年中国现当代文学激起的回声和对话表明，罗曼·罗兰的这部小说巨著不仅是对法国、欧洲知识分子精神状态的

艺术把握，它同样在中国和全世界范围内具有重大的精神价值。正如雅斯贝尔斯转引席勒的话所说：“在肉体的意义上，我们应该是我们时代的公民，但在精神的意义上，哲学家和有想象力的作家的特权和责任，恰是摆脱特定民族及特定时代的束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一切时代的同代人。”^① 罗曼·罗兰也发出了这样的召唤：“惟愿我的克利司多夫（昔曾有此人）帮助你们在中国造成这个新人的模范，这样人在世界各地已经创形了！”^②

第一节 《约翰·克利斯朵夫》在世界的反响

罗曼·罗兰用十年酝酿，十年写作，创造出了约翰·克利斯朵夫（带有贝多芬、巴赫、莫扎特、韩德尔和作者本人多重原型）这样一个艺术家的独特形象：他血脉旺盛（包括心灵的血脉）；感受丰富；怕死（因为渴望好好生活）；具有强烈的反抗和创造欲望。《约翰·克利斯朵夫》全书共分十卷，文本呈现出完整的圆形结构，表现了主人公克利斯朵夫从混沌出发，顽强地走出了各种混乱和欲念，最后由理性整合的生命超越了现实，上升为神话的生命过程。引导小说主人公的有自然、生命力以及信仰和爱，自然与爱在人物的生命历程中的初始作用，也是文本所有诗性意义产生的原动力。当克利斯朵夫一睁开眼睛，就被纷纭世界的陌生感和原始记忆的恐怖感所包围，尚未成熟的他无力自救，这个时候自然的伟大力量就显现了出来：大地、河流、树木、烟雾等等自然存在给生命以抚慰，并对他本能力量的形成做了正向的指引。因为有信仰和爱的守护，成长中必须要经历的情欲、痛苦、孤独的试探，都成为克利斯朵夫建设理性自我的驱动力量。最终本能和理性融合的个体成长为自然的精华，整个生命过程都洋溢着与现实对抗的诗性。然而超越的理想主义和平庸的日常必然产生冲突，孤独和痛苦的坚守成了个人英雄的存在意义。所以克利斯朵夫的一生，表面上是在不断索取各种精神和物质的要素来建立自我意识，实际上却

① （德）卡尔·雅斯贝尔斯. 时代的精神状况（王德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12.

② （法）罗曼·罗兰. 近代大文学家罗曼·罗兰寄给敬隐渔的一封信（敬隐渔译），载《小说月报》第十六卷第一期，1925. 1.

是一个不断丧失它们的过程，包括亲情、友情、欲念，甚至他毕生追求的艺术等等。克利斯朵夫所追求的最终都会失去，只剩下赤裸裸的自己，那才是他可以不再靠外力，真正独立行走的时候。

这样一部宏伟的生命交响诗在法国的境遇如何呢？当《约翰·克利斯朵夫》在法国问世后，一直被评价为不算是完全的作品，这其中的缘由非常复杂。据马宗融作《罗曼·罗兰传略》所说，其中的部分卷集已经被重译多次，“《克利司朵夫》里的《黎明》，在法国已经重印到了一百一、二十版，而同书的其他各集又都不止印过五十余次之多。至于译本，则已有英、法、德、西班牙、荷兰、意大利、丹麦、波兰、俄、瑞典等多国语言的。”^①然而在法国的文学圈内，人们常用福楼拜和莫泊桑等留下的讲究文法精致的传统标准来衡量文学创作，以此认为罗曼·罗兰的“笔法不够典雅”；另外作品的心理深度不足也是被诟病的地方。罗兰自己一直秉持着对法国文化的批评立场，所以被本国的文化圈子所排斥，就是可以理解的事。在法国普通读者中，人们对这部名著的反应更是微弱，在20世纪末，某位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中国信徒到法国朝圣，问到当地人怎么看克利斯朵夫，却很少有人知道这一人物。^②甚至有一种说法是这部书是中国化之后才成为名著，在国内声誉并不是很高，由此可见翻译参与创作的重要性，这个问题与本文论述主题稍有差异，因此本文不做专门论述。总之，法国知识界的基本评价是，《约翰·克利斯朵夫》这部作品思想性大于艺术性，不算一流的作品。

法国文学评论界对《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反应耐人寻味。对这部小说表示关注的法国本土人士有左翼作家阿拉贡，罗曼·罗兰本人的好友布洛克，以及他在巴黎高师的校友朗松、雅克·鲁斯等人。或许是此书的复杂性超出了阅读传统，这些人要么是语焉不详，要么是顾左右而言他。阿拉贡作为一个生活在与克利斯朵夫相同环境中的人，最初竟然把这部书看成了一个怪物——因为它与当时流行的作品完全不一样。不过“有一天我们得承认这个人物是法国文

① 马宗融. 罗曼·罗兰传略. 载《小说月报》第十七卷第六号, 1926. 6.

② 熊培云. 关于我和罗兰的幸福时光. 载《南风窗》, 2004(22).

学里面最有生命的人物之一。”^①但是阿拉贡认定主人公克利斯朵夫不是一个世界主义者。布洛克说罗曼·罗兰用四大柱石支撑起了法兰西的理想主义：自由、荣誉、祖国、艺术。^②朗松一直推崇用历史学的角度研究文学，并注重文学与时代、社会、环境的关系，他将《约翰·克利斯朵夫》置于时代的大背景下来凸显其创作的意义。雅克·鲁斯介绍了罗曼·罗兰在融合东西方文化问题上做的努力。

其他国家的研究者有英国科幻作家赫·乔·威尔斯，他称赞这部小说开创了一个流派；奥地利的研究者茨威格，关注的是《约翰·克利斯朵夫》与罗曼·罗兰的生活之间的关联；美国作家威尔逊，他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解读了《约翰·克利斯朵夫》。苏联的研究状况比较复杂。因罗曼·罗兰与托尔斯泰通信并明确表示了对托翁的追随，高尔基称罗兰为“法兰西的托尔斯泰”，并把《约翰·克利斯朵夫》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另外，卢那察尔斯基积极地向本国读者介绍罗曼·罗兰在音乐和戏剧领域的成就，并称他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是“一部像大海似的内涵丰富的著作”^③。日本学者厨川白村在《文艺思潮论》中称《约翰·克利斯朵夫》为20世纪最伟大的小说。非常值得重视的是日本学者相浦杲所作《罗曼·罗兰与中国文学》，资料细致平实，具体介绍了罗曼·罗兰的创作情况，但是对于《约翰·克利斯朵夫》涉及很少。

《约翰·克利斯朵夫》在中国的接受远比在其他国家的接受要热烈而复杂，人们对它显示了持久的关注和研究兴趣，而且各方观点分歧相当突出。1915年，瑞典文学院宣布把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罗曼·罗兰，授奖理由是：“欲褒扬其作品中高超的理想主义，以及他在描述各色人物之际，所表现的同情与忠实。”^④对于当时正处在现代性焦虑中的中国，无论是理想主义，还是世界的

① (法)阿拉贡,论《约翰·克利斯朵夫》,载《阿拉贡文艺论文选集》(盛澄华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10:75.

② (法)J. R. 布洛克,法兰西与罗曼·罗兰的新遇合,载《邂逅草》(纪德等著、黎烈文译),上海:生活书店,1937,40.

③ 蒋路,卢那察尔斯基与罗曼·罗兰,载《蒋路文存》(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12:516.

④ (法)罗曼·罗兰,战争年代日记,巴黎:Albin Michel版,1952:1224.(转引自柳鸣九《不朽的约翰·克利斯朵夫》)

同情，都是急需的。而且正当战时，罗曼·罗兰表现出来的超越国界的反战立场也倍受赞誉。一方面罗曼·罗兰的作品呼应了当时高涨的反传统时代精神，另一方面作品的“成长母题”确实是可以跨越时空，引起读者共鸣的文学母题。1926年《约翰·克利斯朵夫》的部分章节在中国面世后，作者的人道主义大爱情怀激起了国人的共鸣。鲁迅提出了罗曼·罗兰作品“大勇主义”这个关键性的核心价值，并将其与主体精神建设的民族问题相联。《约翰·克利斯朵夫》中文全译本出版正当中国的战争年代，仅在1945—1948年间，骆驼书店就连出四版全卷译本。

《约翰·克利斯朵夫》在当时的中国成为一面精神旗帜，人们一方面张扬作品的理想主义和战斗精神，另一方面也将它涂抹上了各种意识形态的色彩。接下去，功利性的时代政治使得约翰·克利斯朵夫式的个人英雄主义受到批判，当然继续推崇约翰·克利斯朵夫式的个人英雄主义的声音也一直顽强地存在着。在越来越复杂的理解和阐释中，约翰·克利斯朵夫精神命题渐渐隐身于认识的迷雾中。新中国成立后评论界对《约翰·克利斯朵夫》逐渐统一了批评的口径，直至“文革”时期对作品给与了全面的否定。进入新时期后，新一轮的罗曼·罗兰热潮再度袭来，伴随的是对《约翰·克利斯朵夫》各种解读和误读，这一切表明了中国知识界对约翰·克利斯朵夫精神命题的关切程度和阐释的广度。

至于罗曼·罗兰作品艺术性的问题，中国的知识界也表现出了与欧洲不同的反应。《约翰·克利斯朵夫》因宏大的结构，被许多中国的研究者赞誉为“长河小说”，这是对长篇小说的复杂性和深广度的极高评价。关于该作品音乐性、复调性、形象的美感和象征意蕴等艺术性问题，中国的研究者也都有所论述。中国作家王安忆曾经将《约翰·克利斯朵夫》视为小说结构成功的蓝本，并对它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给出了令人信服的评价：“在20世纪开始之前和开始之初，艺术家是下苦力下死力的，而不是技巧性的。今天的艺术，则是另辟蹊径。就像扛一个重东西，以前都是用力气来扛的，后来发现了杠杆的原理，学会了巧力。因此在《复活》《约翰·克利斯朵夫》这类作品中，你很难找到

显著的特征来表明构造的用心和含义，一切看上去都那么日常和真实。”^①

第二节 《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精神内涵

人与神的关系是人类文明从开始就要面对的核心问题。人在对自然界进行自我对象化的改造中，不断积累着力量。神的地位一再被动摇，人的主体性不断被强化。在此过程中，文学中出现了斗士型的普罗米修斯和欲望对象化的浮士德，还有拜伦引导来的新人和尼采创造的超人等文化形象。新人、超人都是强烈主体精神的代表，英雄是对群体而言的拯救者，而新人、超人则是通过发掘人自身的潜在力量，让神和英雄现实化普遍化。此类人物都具有强大的精神内驱力，同时也富有行动能力，他们可以视为克利斯朵夫的精神祖先。

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精神发展脉络

约翰·克利斯朵夫“出世”之前，欧洲文明就有了他的精神先驱者。最初从德国的古典哲学发展起来，张扬个人至上的浪漫主义是产生英雄的温床。因为德国的古典哲学实际上就是思想精神领域的一场浪漫运动，并奠定了文艺中浪漫主义的理论基础。人的个性、尊严、情感被提升出来，自由澎湃的主观情感甚至成了衡量艺术的准绳。厨川白村说：“将那闪电似的，奔流似的，蓦地，而且是几乎胡乱地突进不息的生命的力，看为人间生活的根本者，是许多近代的思想家所一致的。那以为变化流动即是现实，而说‘创造的进化’的柏格森（H·Bergson）的哲学不待言，就在本华尔（A·Scho penhauer）的意志说里，尼采（F·Nietzsche）的本能论超人里，表现在培那特萧（Bernard Shaw）的戏曲人与超人……岂不是统可以窥见生命力的意义么？”^②

普罗米修斯作为史上第一个伟大的个人，他是叛逆者、盗火者，更是造人者和预言者。他是第一个反抗宙斯的人，他名字的意思就是：先见之明。“他

① 王安忆，心灵世界——王安忆小说讲稿，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12：207。

② （日）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鲁迅译），北新书局：1930：2—3。

的自白是：“总而言之，我痛恨所有的神。”就是哲学自己的自白，是哲学自己的格言，表示他反对不承认人的自我意识是最高神性的，不应该有任何神同人的自我意识相并列。”^① 他对于恩将仇报的神没有畏惧，而是违抗神的旨意将天火带给了人类，即将文明的火种传播到人间。他通过塑造人完成对自身的反叛，藉以消弭神界和人界的鸿沟。而那个同样是诱惑了人类的蛇，仁慈的上帝仅仅以用肚子行走来给它惩罚。普罗米修斯注定是与时代与强权抗衡的代表，他知道自己行为的必然结果，依然选择斗争。叛逆的结局极其残酷，但是他接受了。青年歌德为他写下了这样的诗：“我坐在这里造人/按照我的形象，/一个类似我的族类，/受苦，哭泣，/享受，欢喜，/不把你看在眼里！”^②

因为赞赏叛逆精神，歌德在晚年创作了长诗《浮士德》，又是一个叛逆者、探索者的形象。浮士德的所有行为，动力都来自于他强烈的世俗成功的渴求，表现了张扬知识欲望的时代精神。浮士德身上带有作者积极入世的印记，他不满虚度一生，要以行动实现人的生命欲望的所有可能性。“整个人类注定要承受的一切，/我都渴望在灵魂深处体验感觉，/用我的精神去攫取至高，至深，/在我的心上堆积全人类的苦乐，/把我的自我扩展成全人类的自我，/哪怕最后也同样地失败，沦落。”^③ 浮士德可以不按上帝的意志行事，也可以不听从靡菲斯特的安排，他的自我意识足以支撑行动，他关注的是此岸，并非超越现实的彼岸。所以他既不指望上帝的拯救，也不怕下地狱。

拜伦怀着自然人的率性不顾一切地向传统宣战，战斗性的创作是他生存的基石，他唯一可以证明自己价值的就是成为虚伪文明的恶魔。拜伦和他的新人成为克利斯朵夫战斗精神的一个源头。罗素曾经把拜伦与拿破仑相提并论，一个是政治上的超人，一个是文学上的伟人。拜伦在精神文化领域横扫既定价值观念，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时代。即便得不到任何支援，依然不与现实妥协，主动承受痛苦和孤独去领略生命的意义。唐璜融勇敢与无耻、正义与不羁于一身，以他的浪漫主义行径宣告了个人英雄的自由力量。然而拜伦又在诗中自

①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中文第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2.

② （德）尼采. 悲剧的诞生（赵登荣译）. 桂林：漓江出版社，2007. 4：46.

③ （德）歌德. 浮士德（杨武能译）.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91.

叹：“啊，像我这一类的人总是命中注定/要在生活里受尽煎熬，备尝艰辛，/心儿将被磨碎，斗争和挣扎无止无尽，/直到了此残生，死去时孤苦伶仃。”^①自由的心灵与传统习俗不相容，超越必然要以痛苦和孤独为代价，况且个人的幸福也不是英雄战斗的最终目的。由于先天的很多因素，拜伦的性格中充满了疯狂的热情，燃烧自己同时殃及周围，具有一定的破坏性。“卢梭赞赏美德，只要是淳朴的美德，而拜伦赞赏罪恶，只要是霹雳雷火般的罪恶。”^②所以他的生命元力并不是健康的，这是与克利斯朵夫相区别的地方。正像王国维所说：“则道德律非徒无益于超人，超道德而行动，超人之特质也。”^③

尼采将人的自我意识放大，创造出了超人。尼采对于真正的精神写作这样定义：“在一切著作中，我只爱作者以他的心血写成的著作，以心血著作，并且你可以觉到心血就是一种精神。”^④超人即是尼采心血熔铸的理想的自我形象，通过建立强大的意志主体，人类超越了自身。因为表达内心的崇高与强大，可以通过创造有力的形象来完成，以此推动个人的自我实现。尼采的学说出自于叔本华，但是又有着很大的区别：“叔本华说涅槃，尼采则说转灭，一则欲一灭而不复生，一则以灭为生超人之手段，其说之所归虽不同，然其欲破坏旧文化而创造新文化则一也。”^⑤超人学说具有一定的准宗教色彩，意欲创建一种发扬主体精神的人类信仰。鲁迅称他为精神界之战士，鲁迅自己也创造了一系列的精神界战士形象，包括狂人、过客、孤独者、复仇者等。超人必须具有健全的体魄和强力意志，才能进行全新的创造，这创造既指向世界也指向人自身。或许是克里夫脱家族的血液给他的力量，使得克利斯朵夫自幼时即认可自己超人的使命——为了人类受苦和创造。

平衡个人理性和行动性才可以建立起健全的自我，而将个人意识无限放大，并外化到整个世界，用自我去拥抱客观事物，这个人是堂·吉珂德先生。

① (英)拜伦. 但丁的预言, 转引自(丹)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张道真译(第4册).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10:373.

② (英)罗素. 西方哲学史(马元德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303.

③ (清)王国维. 人间闲话:王国维随笔.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1:108.

④ (德)尼采.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楚图南译).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 11:41.

⑤ (清)王国维. 人间闲话:王国维随笔.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1:113.

他的天职是“吃苦”，这和克利斯朵夫对痛苦的认识取得了一致。愁容骑士因为被理念化的英雄所迷倒，对现实产生了曲解，或者是以自己方式去理解，要求重建“金子”的世界。“天叫我生在这个铁的时代，是要我恢复金子的时代，……我是有使命的。”^① 天赋的使命感，使骑士的所有行为带上了理想主义的光环，堂·吉珂德先生也完成了自我的英雄建构，并将理想激情带到以后的行动中。建立起了战斗哲学的堂·吉珂德，将苦难和斗争作为英雄必须的历险来承担，以信仰般的牺牲精神完成了自己道德理想主义形象。

克利斯朵夫精神命题的内涵

上述这类富有充沛生命力的个体，与生俱来就表现出巨大的精神饥渴，在躁动不安的灵魂鼓动下，他们如何解决自身的问题，让自己得到皈依和安宁？这就是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精神命题，该命题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充沛的生命元力表现出来精神上“动”的力量；巨大的精神饥渴所带来行动上“变”的倾向；在朝向时代、自身的反抗中对痛苦的承担与超越；内在的热力推进下自我精神理想的张扬。

巨大的心灵吞吐量并与之相伴随的行动是这类人物的第一个核心特征。人除了有对物质的需求，还有精神意识方面的独特需求。物质欲望会从一个满足立刻转向下一个不满足；而精神方面的满足会产生现实的建设力，与物质需求完全不同。这一类灵魂在最初就被赋予了强大的生命本能，其潜在的生命力如同激情的火山一直在活动，他们能够在与自然的沟通与交流中获得力量，这是他们先天的优势。克利斯朵夫虽然出身下层，但也见识过声色犬马，他没有像包法利夫人那样，心灵一经富贵的熏染就再不复原来的纯洁。他天生就对奢靡的物质反感，坚持自己的艺术准则。他不满人类间的隔阂与欺瞒，通过感情、艺术的自我锻造磨练，来承担痛苦，拥抱生活。对这种精神渴求的描述，同样存在于中国文学中。狂人、过客开启了这类叙事，《激流三部曲》中觉新站在时代更迭的洪流中，饱受痛苦的煎熬，成为悲剧的牺牲品，而觉慧这个家庭的

^① (西)塞万提斯,堂吉珂德(杨绛译)(下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3:147.